

御批
續通鑑綱目

第二函
第六冊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凡七年。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

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患之。以俊爲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李成陷江州。

未幾復陷筠州。

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發明

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

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而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檜狎邪小人。初無過人之德。因主和議。虜縱之

還其罪固不可原者。頃因高宗無議。擢爲參知政事。蓋參政宰相之漸。檜何人而宜居是任乎。是乃以小人之而乘君子之器者矣。其不覆人之家國者幾希。自是而爲參政。自是而爲宰相。自是而主和議。自是而沮戰功。然則貽禍不亦大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其亦履霜之意云。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群盜皆遁

俊開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旣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

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發明

兵不貴多而貴在於得民心。將不貴勇而貴在於得賢人。苟不得民心。則雖貔貅百萬而前途

爲之倒戈。苟不得賢人。則雖猛將千員而血流爲之

漂杵。上書以張俊爲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

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而俊飛不

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

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

金人陷鞏洮諸州。

兀朮陷鞏洮。河。葉。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湮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

榮本梁山深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助。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

計俘虜五千餘人。楚懷收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泰州。

發明

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功大夫。職之小者。而

能以寡敵衆。擊敗金虜。俘虜五千餘人。顧不偉哉。書之足以見中國之遺烈。雖微而賤者。尚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能破虜數萬之衆。楚懷爲之北遁焉。其攘夷狄。安中國之義。蓋亦表表者矣。故特書以予之。

張浚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年五十九。諡曰昭慈獻烈。

金襲西遼曷董城。不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結沒喝以耶律

余觀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
余觀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
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
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
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
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玉寶

發明

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絕而能克復

舊物功光祖宗業垂後世如商之高宗漢之光
武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徽宗之子乘亂卽位
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雖爲宗室崛起草萊
之比況嗣統至是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又
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
謂之中興哉今而作中興玉寶寧無愧於心耶用是
而觀則其自足苟且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特
書于冊深
識之也

廣義

高宗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遏絕亂畧也可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于冊爲宋幸焉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廣義

分注載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嗚呼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事付飛而不爲讒間所沮則金

虜不足平矣豈特江淮諸郡哉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俊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南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此也

豫置招受司。
誘宋逋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廣義

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入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太宗也雖以母后之

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于以見天俾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于太祖邪。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爲樞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發明

殺殺無罪也。浚前以讒間而貶曲端。此以讒間而殺曲端。則其專輒無君之心著矣。用刑之道。當循至公。當殺而不殺。則其政刑爲有濫。曲端無罪。何故殺之。蓋由積忌之心勝。則其政刑爲逆施。前既貶而黜之矣。此復執而殺之。抑可謂之公議乎。噫。魏公忠義之心。確乎不拔。無可擬議。獨殺端一事。甚累盛德。豈非君子時有不仁者哉。書殺曲端而不去其官。旣以明端之無罪。又以著浚之擅殺也。其旨深矣。

廣義

大抵老成謀事之言。不取信於事始之日。每見

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斯言也。何其老成而善於料敵耶。可謂以全取勝之術也。夫何浚積前疑。承制貶端。至其喪師富平。乃思端言。不啻契券之符。然而召還復其官。固爲常矣。奈以中無所見。聽讒殺端。果何理哉。綱目於張浚不銜。而於端則書其官者。所以不與浚殺之也。雖然。端亦不能無罪焉。建炎二年十一月。宴室陷延安。何其急也。端與王庶不協。而逗撓不進。其有愧于廉藺賈寇也多矣。此衆譏得以間之。而足以殺其軀也。

以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旣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視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發明

伯彥朋姦誤國。罪不容誅。茲旣貶黜。甫免典刑。

幸也。復薦用之。豈其宜哉。張守以正直存心。而共薦賢。僅若此類。則識趣卑陋甚矣。使非沈與求之糾劾。高宗之悔悟。則小人之禍未已也。故夫書旣而罷之。守免。著可免也。吁。

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廣義

高宗既捐秦檜。則中興之業。自此喪矣。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發明

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續孟氏之功。固非士之隨世就功名者比也。然終於擯棄以沒其身。至是詔贈官爵。加以褒稱。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爲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曆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官。故書牘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桂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卽以命藻。

長星見。詔求直言。

發明

是時盜賊縱橫。夷狄跋扈。長星之見。天戒昭昭。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分注畧不見其言事。

之臣。此必當時虛應故事。無聽言之實。故綱目亦不得而有之耳。書此。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雖欲中興。其可得哉。

○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明沙。獲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作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發明

殲。盡之也。如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言盡殺其衆也。蓋誅亂討逆。王者之師。不嗜殺人。王者之將。彼恃逆之罪雖大。不過誅其首惡。撫其餘衆而已。何必逞忿盡殺。然後爲快乎。漢之鄧禹。宋之曹彬。皆稱仁義之將者。由其不嗜殺人故耳。王德驅其生靈陷於鋒鏑。惻隱之心安在哉。故直書殲邵青之衆。以著其暴。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兀术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玠大敗之。兀术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
守計。或謂玠直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
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
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
輪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
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
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
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
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徃
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
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
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
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
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以待
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
流矢。僅以身免。亟繫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
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
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
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廣義

川蜀富饒。金人朶顏入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
則蜀必爲之吞矣。蜀旣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搖。

故吳玠厥功不細。此舉可知。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辦令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舟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發明

徽宗之時。東南困應奉之擾。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亂。浸不能支。高宗中興。鑒前事之失。正收人心之時也。今以椿辦合用。而置見錢關子。州縣以關子充糶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輪三分之一償之。自是人皆嗟怨。江左沸騰。噫。欲收人心之時。而行失人心之事。其可謂之善理財者乎。直書曰。初蓋議之也。

十一月以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爲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爲聞大軍將至。亟入

據建州。

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拒已。卽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廣義

逆豫所爲。不過踵石晉之軌行耳。君子於豫乎何誅。

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韓世忠

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

世忠聞汝爲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爲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

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廣義

分注云以降盜崔增等爲之蓋增等雖降恩信未深况其狼子野心乎于時秦檜又知樞密倘

觸事而發爲禍不小此舉失矣

帝初御講殿

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發明

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又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